

船山遺書

第六
函
第七
冊

四書訓義卷二十

論語十六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附當作附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

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爾當作尔與黨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

任平聲
相公聲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正作罴徐姊切柙烏甲切櫝徒谷切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

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夫音扶憂當作憂

固謂城郭完固也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

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彊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修而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竝責之遠人謂顓臾分

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憂當作憂

于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彊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訓義 凡與人國家之事者得失有理利害有勢以理言之則所守者王章也所修者文教也分定於內而德孚於外非是則過積於內而害及於外以勢言之有外患焉有內憂焉外侮必求之於內內寧則外不足憂非是則外卽無虞而內先自潰是得失之理卽成乎利害之勢故君子謀人之家國莫要乎循理也

乃理之所以逆者起於利欲之惑其心利動於欲而欲以制之則理必不順而勢亦逆君子出身而事主尤惟此之爲兢兢焉以禍福動之以去就爭之斯不愧於己不負於國而過其寡乎季氏中分魯國無厭足之心而謀及弱小於斯時南蒯之變方息而君怒於上陪臣效尤於下陽虎公山釁將作矣冉有季路爲之臣秉禮以熟計其利害庶有濟乎而其將伐顓臾也冉有實與謀焉季路弗能正也而以將成之事告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其以爲事之不可已者乎然吉之於未伐之先猶可止也夫子知謀之出於冉有而責之曰以顓臾爲可伐而伐之者過也以季氏爲可伐顓臾而伐之者尤過也求爾無乃任其謀與則過不在季氏而在爾矣用兵以伐人先問其所伐之國莫重於王章莫嚴於國典夫顓臾者昔先王建先代之苗裔以主山川而顓臾以太皞之後任東蒙之祀周鼎未遷明祀不可蔑也且抑非與我分土而居形敵勢制成乎不相下之勢也而在魯邦域之中亦藉以固吾圉爾魯之先公受附庸以助職貢匡社稷之不逮而奔命焉是公家之臣屬非季氏之所得私爲廢置者有此

三者王章國典大義昭然非季氏之所得擅如曰其事大之職未修則先王之所以附屬之者有道在邇而政教易通魯君奉社稷之威靈以鎮撫之無不可致也而何用伐爲其必興兵以生事者爾殆他有所爲乎則非吾之所知也於是冉有屈於大義而特欲逃其過也乃曰此夫子之欲也夫子見爲必伐而不能自己吾二臣者皆不欲焉而不能止耳夫子曰求從違在季氏而去就在爾夫子欲而爾遂不能禁也乎審之於先以爲行藏酌之於後以爲進退求亦不能自主乎周任有言曰人臣之將就列也必先自揣其力而陳之力可以爲而後就若度己之力不足以移主之心有懷而不能申也則辭之於受事之先旣已受事而聽其所欲則猶之相者然已危矣而不持之以履於坦道已顛矣又不扶之以使之興起亦焉用彼相爲哉爾不自度於先而僅以不欲謝過於後季氏亦焉用爾爲也且爾曰夫子欲而爾不欲亦將誰信爾與過而文之委之於主斯成乎過矣季之逞欲而肆害爲虎兇乎而禁其噬者有桺在非縱之出而何以出於桺國典之不可虧猶之龜玉也藏於史氏勒之鼎彝猶龜玉之在

積非有人焉毀之而何以毀於積中今議之於家者非爾乎謀之於衆者非爾乎具糗糧繕甲兵者非爾乎而且委其過於誰邪如以爲不可則無與其事退焉可也不能辭任於先猶可以去爭於後也而委過於夫子乎於是冉有知其與謀之不可掄而飾詞以對曰夫子之欲而盡出於過也則吾二臣者無所逃責乃以理言之而不可者以勢言之而抑有其不得不然夫子籌之亦未爲無說也今夫顓臾國雖小而疆固有險可恃以相逼其於費接壤也今拘於理而不取後世費不有顓臾而顓臾且有費爲子孫計能無憂乎則二臣者不能保其無虞而爭之今日亦有意存焉矣夫子曰求謀之求爲之解焉夫君子之所甚疾者正在此爾欲之而舍曰欲之則其欲也益固結而不可解必爲之辭則離欲禁之而幾窮雖然又豈足以欺君子哉夫季孫之欲吾已灼見之矣已富而猶患貧也已衆而猶患寡也他非所患而嫁言憂也以某也所聞證之而其辭窮矣某也聞有國有家者有國則有所以靖其國有家則思所以保其家既有國而卽有其土地人民既有家而卽有其祿入徒旅於是可泰然安處於

國家之上而務清心寡欲以盡君道而守官箴雖寡不患也況不寡乎雖貧不患也況不貧乎以理言之居人上者義利必明而居心自定者如此若以勢言之而國勢卽在天理之中所患者有定分而越之在已成偏重之形而應有者受其侵攘而不均旣成偏重之勢則非所據而據之上有餘怒而下有餘怨不安矣夫其所以不患乎貧寡者豈爲計之疎哉蓋均則各有其有賓祭有餘而無外用無貧也家無國之用卽不必多求於國也均斯和矣上不怒下不忌上下同心而指臂相使無寡矣無貧無寡得之也不慙據之也不疑旣均且和斯安矣內以寧外以輯傳世滋久雖至子孫而何有傾哉是則心之能清卽理之攸當理之已順卽勢之永安夫如是內治有餘而奚外患之足憂乎故遠人卽有不服者其淡泊無營之素心旣可自信而開誠以喻物先王大畏小懷之令典抑可奉若而遵法以示人禮以綏之惠以柔之不則馳文告以曉之修文教以來之未有不來者也旣來矣守河山之誓爾無虞而我無侵與相安焉安之未有不安者固其國所以固吾疆近乃邦易以敦我好而何子孫之是慮乎以

不相爲治野人之性固然而其去鳥獸不遠矣爲君子者雖至無道而猶然衣冠禮樂之遺野人之所恃以易也故聖人不忍棄天下之人羣而必與當世之君大夫爲羣故歷聘列國栖栖不舍有所避猶有所就斯以爲仁之至而非獨行之士所知也孔子自楚返止於蔡天下已無不可避者矣而猶未忘斯人也行道之造次有二人合耦而耕者嚮後問之知其爲長沮桀溺而當其耕無以異於鳥獸同羣之野人過之而不知其爲隱者其樸野久矣未知津處而使子路問焉惡知其爲沮溺哉乃長沮則知其爲用世之士而憊其或爲孔子於時子路御旣下夫子代之執輿而立於輿中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知之若傲之情見乎詞矣子路以實對曰爲孔丘沮曰是魯孔丘與習聞其欲用世而自魯之荆皇皇不止也子路曰是也亦冀其知孔子乎長沮曰是知津矣嘲其習於道途而不安於丘壑也子路不得所問而問於桀溺桀溺知孔子之不可動而欲動子路乃問曰子爲誰子路曰爲仲由而桀溺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若曰非吾徒也子路曰然而桀溺之言長矣曰子之從孔丘而長征不息將以其道

而易今之天下乎先王治教之休已湮沒而不返今世詐力之習已流蕩而不可弭滔滔乎如水之逝天下皆是矣而誰可聽吾之治以古之道變今之俗乎是孔丘之迷而子之不覺也且不用於中國避而之楚不用於楚更避而之他亦知人有不可易而避之避之不已而勞不息且俛俛然終老而無成功何如決之一旦知舉世之無不可避而食其力安其身以保辱殆之不至乎當世不無避世之士而爾胡不從乃役役以問津爲哉於是輟而不輟辭不文也禮不修也是果哉其爲野人而無殊於鳥獸矣子路行以告而夫子曉之曰夫彼且以避人爲我咎夫世不可避人亦安可避哉以當世之君大夫爲不可與羣似也而能終身無所羣乎所羣者野人耳與之謀食而耕得飽而止言則無文行則無禮鳥獸而已矣滔滔者不可羣而鳥獸可同羣哉斯人也猶是先王所與建邦啟土以立萬民者猶是與聞詩書禮樂之遺而可爲法於羣黎百姓者也吾旣爲君子之列矣非斯人之徒爲與而誰與乎吾之於斯人有避焉必有就焉且改之且卽吾徒也夕改之夕卽吾徒也吾何忍忘焉人且不避而況於世

訓義夫子曰道順則天下蒙其福而在己之德業以永道逆則天下受其咎而在己之福澤亦不長顧順之已久而不覺逆以生乃逆之已窮而豈無順之日哉昔者天下嘗有道矣君臣上下各相安即各自得也於其時則禮之制樂之等征伐之柄皆自天子出也天子之德足以建中和之極而行命討之正履其位行其事天下莫敢違也順道也是以久安長治而三代相仍未之改也乃天子失道而天下相習於無道矣禮樂有其文而不恤其實征伐習其事而不因其理國有異制家有賜樂喜則私相命怒則擅相攻自諸侯出無道之勢遂成乎逆而天下之亂始矣惟其然也而又豈可久哉一時之乘勢而興者才智足以改法權力足以制人於是而延及十世乃已可僭也人亦可奪也十世之後希不失矣失之而在大夫矣大夫與於盟會師旅之事禮自己行而可以意爲增損樂自己作而可以情爲降殺征伐自己制而可以喜怒爲進退乃其非受命有土而君人者則其事也愈逆而奪之者益速始之爲公室之輔猶人之望也繼而愈無以服人而權寄於家宰五世希不失矣大夫弱陪臣彊不復知有

禮樂征伐也執國之政令而已夫陪臣者一庶人也用則臣廢則民無人不可爲陪臣也執其詐力行權可以脅大夫乎而三世之後此興彼廢其不失者希矣其逆卽甚其失彌速其降彌卑其法彌亂國無適主人無定尊而天下之大亂極矣嗚呼天下而遂以無道終乎則人以亂極而思治天以傾否而啟泰其尙有天下有道之日乎如其有道也必無以天下之大權聽諸制主奪民者之理諸侯且不知其何如也而政在大夫其必不然矣如其有道也必無以一世之治理任彼立談取卿相者之覬覦大夫且聽命於天子也而庶人橫議其必不然矣順而漸成乎逆逆而必反於順合之久則且分分之無可分則又必合君子知世變之必然而屬望有道之天子以行吾道庶幾旦莫遇之乎 後二節作想望語乃在陪臣執國命之後故與舊說有異庶人陪臣以己仕未仕言以其皆非世祿之家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故夫之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疆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疆也而三桓以微何也疆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淩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凌寫作淩論

訓義夫子曰世之盛衰有天道焉而卽在人事之中無疑乎魯事之日非也今之三桓猶昔之三桓也而何以遂至於此邪夫亦念夫祿者誰所受於天子先公之井疆而不能有之名爲公室而實民食於家自宣成以及襄昭而至於今凡五世矣夫亦念夫政豈私門之權制而漸以下移自季孫宿之作三軍三氏分魯而主會盟征伐之事至於今凡四世矣以是思之三桓之子孫其制於陪臣而浸以衰弱也其故亦明矣逆不可以久居分不可以復合天實制之而已可奪於上下亦可奪於己事之相成情之相召非人事哉三桓而自念焉尙亦知所變計乎

辟當作驛優倭
古本作調倭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
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
是者可不謹哉

訓義夫子曰德之修與不修業之成與不成因乎習矣習之至切者莫甚於友
矣始而求友者何心則其後友之相報也何等未有汎交而獲益擇交而受損
者也今夫人有日益者漸進於高明蓋其取友也原以求益之心友之也而所
友者三三者全而友之必也三者得一而友之以互相益也非是者不屑也若
夫人有日損者漸喪其本心則其取友也無求益之心而友之所友者有三三
者有一而友之無嫌也三者全而友之且相迷也非是不能友也其益者負責
善糾吾過無所曲徇者則友之不怒其戇也言必信行必果無所變移者則友

之不嫌其執也學於古問於今多所通識者則友之不思其才也友之者以自欲寡過之心相勸於忠厚而廣其識則過以改誠以孚學以成益矣本以求益而遂得益焉未有或爽者也其損者相尙以色莊而互相獎以賢智則友之直則憚焉相誘以和媚而不知有忱悃則友之誠反疑焉相競以口說而不務於實學則友之賢反忌焉友之者以文過飾美之心交相爲容說而藏其陋則過日積詐日成矣日甚損矣不自知損而必有損焉其孰與正之哉故益者自益也損者自損也擇友者可不慎哉

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
驕樂宴樂之樂皆音洛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訓義 夫子曰德之崇卑業之進退其才任之其學成之而不知皆因於情也情之所篤才隨之以貞邪學因之而勤怠此固因心之自然而操舍之亦存乎其

人情之所喜而欲爲者日樂樂則欲奪之而不能欲中止而不自已益者於可以益我則樂知其無益則見可欲而心不動有三焉或偏至或俱深益者所必篤也損者不知其損我而樂其無所損者顧漠然不與相親有三焉或偏溺或汎鶩損者自見爲安也其益者禮樂之節習而安焉攷其度數玩其精理不倦也人之有善聞而喜焉羨其能然發其所以然不置也友之賢者心相許焉因友以求友因賢以求賢不厭多也蓋其樂之者以其性之所近而性其情則中和日致善氣日熏忠言日進以之求益而果益矣才以之盡學以之純矣其損者以驕爲樂惟吾意而行之不欲節制以困己以遊自佚不知天下之有善而安於苟簡以宴爲樂縱吾欲而不擇躬羣小之行而自與之相爲狎昵是其樂之也惟其情之所流而迷其性則動而成咎日習於鄙談見棄於有道不期於損而必損矣才以之陋學以之荒矣然則欲求益而無損者勉之於初若逆其情而洮泳之久自生心於不容已而見非道之不足說斯爲善治其情者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